

兒童滑稽故事



開南貨店人的馱兒子

從前，不知什麼時候，有一個開南貨店人的兒子，是一個十足的馱子。一天，老頭兒有事出去了，叫他在店裏守着。

不多會，有一個客人到店裏來問：「尊翁在家嗎？」

馱兒子聽了不懂，只是連連說：「我們小店，只有狀元紅。」

客人弄得莫明其妙，於是再換了一句話說：「那麼令堂在家嗎？」

「唔，沒有沒有。」馱兒子做着手勢說。「我們店裏，只有紅糖，白糖，別的沒有。」

客人到此，方知他是一個馱子了，就罵了一聲「馱子」快快的回去。

隔了一會，父親回來了，很關心的問他道：「我去了後，你做的生意，多嗎？」

「唔，不能幫你忙。」猷兒子嘆息似的說。「店裏貨物這樣缺少，我實在不能幫你忙。」

「呀，缺少些什麼貨物呢？」父親很驚異的問。

「缺尊翁，令堂，和猷子，你去後就有個人來這樣問過。」

「唉，」父親嘆着說：「你怎麼猷？尊翁指我，令堂指你母親，猷子是說你呀。」

猷兒子連忙說：「那麼他要將我們一家人買去，做什麼用呢？」

獸兒子故事

有一個老翁生着一個獸兒子，心裏怨恨的了不得。一天，他到一個朋友家去討一筆債款，遇着了那朋友的兒子，對答的話，很是伶俐。老翁說：「令尊在家嗎？」

那兒子說：「家嚴不在家。」

「到那裏去了？什麼時候纔回來？」

「他到後山與老僧下棋去了。如果來得及，是回來的；天晚，那麽就和老僧同榻了。」

後來老翁看見堂壁上掛的一幅畫很好，便問道：「這是什麼畫？」

「是唐伯虎的手筆。一兒子溫而文雅的說。」

老翁走下階石，看見牆邊扞着一匹騾，便贊美道：「唔，那只騾真是好得很呀。」

兒子便格外謙恭似地說：「這小小畜生，真不敢受老伯這樣稱贊呀。」

兒子陪着老翁走出了大門，老翁便笑問道：「小朋友，你知道我來找你父親是什麼事？」

兒子也笑着說：「這我不知道。」

「唔，我是來收一筆借款呀。」老翁說。

兒子連忙道：「唔，這是我家父的事，小姪全然不知。」

老翁回家了，便對他的兒子道：「唔，我生你這獸子，我一生一世無望了。你怎麼不肯學乖呢？」

猷兒子聽了只是抓着頭，覺得父親這一番責怪的話，究不知爲些什麼。於是，就耐着性兒，向父親問明一個底細。

老翁就把那朋友的兒子一番伶俐的話，完全告訴了他，並叫他也常常這樣學乖，那麼纔對得起老子教訓的一番苦心。猷子聽了，就應口道：「父親，從此以後，我一定聽你的話學乖了。」老翁聽了，心裏就十分喜歡。

過了幾天，老翁與其妻都出去了，只猷兒子和他的老婆留在家裏。不久，他的岳丈來家了，於是猷兒子就跑出去招待。

岳丈說：「令堂在家嗎？」

猷兒子說：「不在家。」

「到那裏去了？什麼時候纔回來？」

「到後山與老僧下棋去了。如果來得及，是回來的；天晚，那麼就和老僧同榻了。」

「這是什麼話？」

「是唐伯虎的手筆。」

岳丈又氣又發笑，於是氣憤憤的出來了。但是媚子却格外謙恭有禮，一直陪送他出門。岳丈就換了一句話兒說：「那麼你父親很好着吧？」

「這小小畜生，真不敢受老伯這樣稱贊呀。」

岳丈怒極了，就大聲說：「你知道我來找你母親是什麼事？」

「這我不知道。」

「唔，我是來問她我的小女幾時生產呀。」

「唔，這是我家父的事，小婿全然不知。」

後來，老翁與其妻回來了，知道獸兒子作了這件事，就氣得不知什麼似地。

聰明的答話

夏天很熱，往避暑地去的一個富人，到了海濱，就歇在一所宏大的旅館裏。

富翁坐定，侍役倒面水來，揩拭之後，汗水還出個不已。於是富翁亟以手揮侍役說：「茶房，你去拿一把大的扇子來，給我好好在背後搨一陣。」

侍役立刻拿把大的扇兒來搨了。如是打了一陣，富翁立刻覺得身上涼了許多。摸摸背上的汗水，已完全沒有了。他高興得很，自言自語的笑着道：「唔，我身上的汗，真不知到那裏去了？」

侍役在後邊答道：「先生，你身上的汗，都流在我身上呢？」



富翁聽了，半響說不出來。後來勉強的應道：「唔，你的答話，倒是很聰明咧。」

聰明客人和笨主人

一個客人和主人在一張桌子上吃飯，兩人講得很起勁；後來客人的一碗飯吃完了，主人沒有覺察。

客人拿着一只空飯碗，覺得不好說話。看看旁邊的桌子上，一只打飯的飯盂，傭婦也沒有拿出。主人還滔滔不絕的講着，要他呼喚傭婦盛飯，這當兒真沒有希望的了。

於是，客人一轉念間，便想出了一個法子。他掉了一句話兒說：「喂，有一個地方要出賣一所住宅你知道嗎？」

「唔，」主人真的提起注意了。「那麼這屋子多麼大呢？」

「單說椽子，有碗口這般大。」客人以空飯碗給他看。

主人忽然覺察了，於是連忙喊着裏邊的傭婦說：「喂喂喂，盛飯。」

「你看這所房子不小吧？」客人仍舊若無其事的說。

「唔，那麼要賣多少錢呢？」主人側着頭，只是傾聽着。

那客人急忙轉變語氣說：「唔，現在他們已有飯吃，所以不出賣了。」

主人信以為真，就和客人繼續談別的話。

李先生與其僕人

李先生要到外地去旅行，動身的一天，起得很早，他預備八時乘馬出發。在六時一刻光景，他叫僕人把靴子刷刷乾淨，那知這僕人很是狡黠，向主人裝出一種嚴正的態度說：「先生，靴子等一會刷吧。現在刷了穿在腳上，不是仍要弄髒嗎？」

李先生氣得啞口無言，但也不能說僕人絕無理由，所以只得氣悶在肚裏。隨後，李先生就裝出和顏悅色的樣子道：「唔，你的話說得真不錯呀。現在，那麼你去秣馬吧。」

僕人不好推辭了，於是就去秣馬。李先生就吩咐廚子開飯，到七時，早餐端出來了。

僕人急忙進來說：「先生，馬已秣好了。」

「唔，那麼你到廐裏去把牠駕出來吧，因為我快要出發了。」

「先生！」僕人躊躇着說：「我還沒有吃早餐咧。」

「唔，早餐等一會吃吧。現在吃了，不是隔一會仍要餓嗎？」

僕人無言可說，只得到廐裏去駕馬，並又刷了靴子。他的肚子

裏，其實早已餓得咕嚕咕嚕了。

僕人的條件

有一個性很狡黠的僕人，主人見他做事靈敏，所以叫他仍舊繼續做下去。但是，那僕人再三推辭，後來因主人堅留，於是就提出下面四個條件：

(一) 僕人的東西，主人不能借用。

(二) 主人有事出去，僕人只能隨行在後。

(三) 小主人吃的東西，也要分一點給僕人吃。

(四) 雇用時期，至少一年。

主人說：「這些條件，都不成問題。(一) 僕人的東西，主人自然不會借用的。(二) 主人出去，僕人當然跟在後面。(三) 小主人

吃的東西，自然也可以分給一些。（四）雇用期限，當然至少一年。」於是，僕人就打消辭意了。

有一天，主人
出去拜客，僕人就
隨着同去。不料回
來的時候，天忽然
下雨了，僕人預先
拿着傘，主人就吩
咐道：「喂，你那
把傘快給了我！」

僕人說：「這



是我自己的，你曾經說過不借用我的東西咧。」

主人啞口無言，便淋着雨歸家。

有一個黃昏，主人在朋友家喝酒，僕人等等不見歸來，便攜着燈籠去接引。在黑夜的路上，僕人提着燈籠走在後面，主人說：「喂，你要走在前面，我纔能看出路徑呢？」

僕人說：「主在先，僕在後，你也早已知道這是做僕人的規矩

